

与厨房来一场热恋

■吴思好

记得有一部电影,名字忘了,却记得那个男人专注地做一份蛋炒饭。切个葱花要慢,翻炒米饭要慢,掂起勺子也要慢,慢慢慢,所有的感情都浸入到一颗颗米粒,所有的岁月沉淀到味蕾里。一碗蛋炒饭充满了生活气息,打动着每个观众的心肝脾胃。

多少年了,他做饭时专注温柔的眼神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很多年后,我懂得了什么是爱情,也懂得了那个男人的眼神。关于爱的眼神,厨房就是他的爱人,他在和厨房进行着一场热恋。

还有什么比厨房更忠贞、更懂你、更能抚慰你的恋人。朋友告诉我,她失恋后一直躲在房间里不想见人,不想出门,也不想和人接触。每天只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厨房随便找点东西,填饱生理性的饥饿。

直到有一天,她又一次想凑合的时候,看着排列齐全的油盐酱醋、胡椒、花椒、八角等各种佐料,看着炒锅、蒸锅、平锅、奶锅……看着放了多日仍色泽鲜艳的西红柿,看着碗中随手打散的金黄的鸡蛋,看着粒粒分明的米饭,突然,胃里

开始叫嚣自己对它的怠慢,心里涌出无数的委屈,凭什么要凑合着对待自己?

那天,她精心制作了一桌子的佳肴。在煎炒烹炸中,她委屈的情绪慢慢平复了,她受伤的心被填得满满的。当一道道菜肴端上桌,当她一个人品尝着酸甜苦辣,当她一点点清理厨房,把所有的碗碟归位,把每一个锅都刷干净,把调料瓶上的灰尘擦拭掉以后,她终于平静下来,又一次昂起头,成了原来那个高傲的女王。

只不过,从那以后,她就爱上了厨房,每天下班回家,在厨房享受着属于自己的时光,是她最幸福的事。

厨房里有什么?里面的每一样都和我们息息相关,却又不能独立存在。只有当你使用它们时,才能制作出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美食。就像我们的恋人一样,单独存在时只是一个个体,只有遇到另一半,互相走进互相交融互相了解以后,才能拥有一份美好的生活。

不是每个人都会拥有爱情,每当颓废痛苦煎熬的时候,是厨房向我们张开

人间烟火

宽厚的怀抱,用食物的香味抚慰着我们受伤的身心,直至我们痊愈,神采奕奕地投入到热气腾腾的生活中。

很多时候,只有在厨房里我们才能完全释放,与隐藏在心灵深处的自己相遇。一个厨房,就是一个人的真实生活,那里面有厨房主人没有说出的一切。

朋友说,他闲暇时就喜欢走进厨房,用小火炖一份入口即化的红烧肉,煲一锅滋味悠长的汤,或者快火炒几个精心搭配好的小菜。每次他凝视着“咕嘟咕嘟”的汤时,都是一场与生活的对话。每一道菜里,都有他的任性、他的心情、他的妥协,或者他的爱。

生活中总有这样那样的不如意,这个时候,不妨走进厨房,听一听锅碗瓢盆交响曲,与花椒聊聊天,与土豆交流交流切块切丝的心得,与西红柿谈谈酸甜的滋味,与牛肉共同等待着慢火煎出一份八分熟的牛排,用最大的耐性和爱心熬一锅开花的米粥……当你把所有的爱恋都给了厨房,它会回报你意想不到的惊喜。

人生百味

母亲的“鸡蛋茶”

■毕侠



母亲一个人养大我们兄妹五个,真的不容易,可以说是操碎了心。小时候,家里很穷,即使生病了,也没有多余的钱去看医生。所以我们有个小病小灾的,母亲就赶紧去冲一碗“鸡蛋茶”,让我们趁热喝下去,再蒙上头睡一觉,出一身大汗,一觉醒来,保准又生龙活虎了。

后来我每次身体不舒服时,就会躺在床上冲着母亲喊:“娘,我头疼。”

母亲放下手中的活计,打开放鸡蛋的小箱子,拿出两个鸡蛋来。我看着母亲像变魔术一般,把鸡蛋打在碗里,用筷子搅拌均匀了,再把滚开的水浇在鸡蛋上。顿时,碗里泛起白白的鸡蛋花。弟弟妹妹闻到香气,都凑了过来。我怕被他们抢喝了,赶紧坐起来,用手护着碗。母亲放入一些白糖,我赶紧把碗端到自己面前,得意地看着他们眼巴巴地看着。

弟弟跑到母亲面前,拽着她的袖子:“娘,我也想生病,我也要喝‘鸡蛋茶’。”母亲摸着他的脑袋说:“傻孩子,哪有盼着自己生病的。你等咱家的鸡下蛋多了,娘就给你烫‘鸡蛋茶’喝。”这下弟弟乐了,赶紧跑去看鸡窝里有没有鸡蛋。

也许是老天眷顾我们,那些年,就靠着母亲的“鸡蛋茶”,我们真的很少打针吃药。一转眼,我们几个都长大了,母亲也老了。

前年春节我们回老家看母亲的时候,儿子感冒了,一直说嗓子疼,吃不下饭。老公赶紧带着儿子去村里的合作医疗室,医生给拿了几小包花花绿绿的药片,回来让儿子吃了。一天过去了,儿子也没见好转。

母亲对着急上火的我们说:“我给小宝烫碗‘鸡蛋茶’喝吧!”老公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母亲哄着我儿子把“鸡蛋茶”喝完。没想到儿子睡了一觉醒来后,病好了,蹦蹦跳跳地跑出去玩了。老公高兴地笑着对我说:“咱妈这土方子还真灵!”

前两天,我给母亲打电话时,母亲说:“你在外面上班经常熬夜,不舒服的时候就喝点‘鸡蛋茶’,管用。”我当时眼眶一热,眼泪差点出来了。我强装笑颜地对母亲说:“娘,我知道了。”

投稿邮箱:czwbsw@sina.com

本地作者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沧州作者”字样

花开诗旅

运河·童趣

张福来

运河,是记忆的童趣,
童趣,是流淌的运河。

童趣,
是运河的桨声,
是船队的帆影,
是吊桥歌唱的音符,
是风车唧呀的老歌。

童趣,
是浪涌的粗犷,
是船家的暮色,
是码头的北调南腔。
是船队纤夫的踏歌。

童趣,
是岸边奶奶摇扇的清凉,
是春日几管柳笛的欢乐,
是爷爷运河轶事的诱惑。
是苇荡青蛙卖力的组歌。

童趣,
是倒映的星光,
是孤眠的渔火,
是汤汤的桃花春水,
是晨光跃动的洒脱。

童趣,
在记忆中泛黄,
运河,在疲惫中流过。
终于,变成一位长者,
沉醉在童趣的鲜活。

豆腐坊

■李嗣泽

离开老家30多年,父母和叔伯也相继迁移到城里来生活,唯有爷爷和他的豆腐坊还在乡下。每每吃上豆腐,总会有一个情结在心灵深处升起。

这次出差,顺便回了趟老家。昔日低矮的砖瓦房,脏乱的土道,已被一排排整齐的砖瓦房和光滑的柏油路替代。

老家彻底改变了模样,儿时记忆中的影子,早已荡然无存。只有村东头的山坡上,依旧伫立着爷爷当年的豆腐坊,还在守护着曾经贫穷但快乐的时光,让我重新找回永不消失的念想和一些苦涩的感觉。

我的眼睛湿润了。

记忆中,爷爷每天都会早早起床,把挑来的泉水倒在大缸里,让一些物质充分沉淀。这样,做出来的豆浆和豆腐口感特别好。

那时做豆腐完全是手工。豆腐坊里只有爷爷和本村的六子叔,他们两人干活,配合得很默契。白天做完豆腐,晚上就着昏暗灯光,仔细地挑选豆粒,不知道有多少星光,在他们的手掌间,悄无声息地走掉。

还有一个主要劳力,就是那只毛驴。爷爷和六子叔从来不把它当作牲畜看。在他们眼里,这个老伙计可真派上了大用场。一天到晚陪着他们,拉着石磨一转就是几个小时。爷爷非常疼爱它,豆腐渣一点都不

卖,全给它做了饲料。爷爷一天会做出三板豆腐,很快就能卖完。不仅是因为豆腐好吃,主要是爷爷为人厚道,价格便宜。那时,有的人家还很穷,没钱买,拿豆子来换,爷爷总是多给一些豆腐。

我的父亲和叔伯们都很不理解,就问他:“爸,你做生意,这么少,累不说,到底图个啥?”赚得爷爷乐呵呵地说:“乡亲们过得还都不容易。再说,钱这东西,太多也没啥用,够生活就行了呗。我觉得赚个好名声比啥都重要。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我在外闯荡半辈子,回到这里,很多事还不是这些老少爷们关照?”

每逢过年,来爷爷这儿整板订豆腐的人很多,他和六子叔忙不过来,我们就都会帮着忙活。之所以我的身体这么好,可能是小时候喝着爷爷亲手熬煮的豆浆有一定的关系。

爷爷病重那会儿,对儿女们说:“你们都不用我挂念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六子。”他决定把豆腐坊和攒下的几百块钱都给六子叔。

出殡这天,全村的人基本上都来了。有人瞧着六子叔哭得死去活来,也默默淌下眼泪。后来,六子叔被人招了养老女婿,去了很远的地方。

爷爷走了,他没有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只留下了像豆腐一样清清白白的人生。

生活手记

【鸟鸣在秋】

院子里很静,一群鸟儿站在杨树枝上鸣唱得欢畅。叶子茂盛,清脆之声声声悦耳,却不见歌唱的鸟儿们,更显得光阴如水、院子清幽。我心里不由一动,在纸上写下几个字:鸟鸣在秋,澄澈如洗。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古人的诗句穿过岁月烟尘,想千年前的一个平凡的秋日,古人也被眼前的好天气感动。

——耿艳菊

【柿】

柿子成熟时,上树摘柿子总带着一种仪式感。一手提着竹篮,一手小心去摘,生怕把柿子摇落了。窗台上晒着许多柿子,散发着诱人的香味。想吃时,就去捏捏这个摸摸那个,挑了一个最软的,双唇堵在果皮裂开的地方,轻轻一吮吮,甜甜的汁水就不断浸润着喉咙。下次吃时,再挑一个最软的,直至吃完。

——赵自力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家中的石榴树】

我们家乡有栽种石榴树的习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视石榴为吉祥物,视它为多子多福的象征。我家中的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长得枝繁叶茂,石榴满树。入秋,果实满枝。苦涩的青青果子,渐渐长成红红的大石榴。每年一进入农历八月,院子中这些鲜艳夺目的石榴都笑开了嘴。父亲站在院子里,看着果实累累的石榴树,喜笑颜开。

——李胜利